語孟說略

語孟說畧下卷

無錫顧憲成涇陽氏輯

孟子見梁惠王章

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於此分明。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於此不分明。則彼此出入。千蹊萬徑。終溺於利欲而不自知。此聖賢開口第一義也。是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徐儆弦

商鞅告君。三變其說。彼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故虛張帝王之道以冒之。然後有以堅其說而行其志。又有中無所主。惟視人君之向背以為說者。則兩開其端。而使人主之自擇。若孟子之於惠王。其於利。則曰何必。其於仁義。則曰而已矣

啟乎此而閉乎彼。示其從入之門。而杜其不可由之途。辭嚴義正。確乎不易。誠為愛君之厚也。同上

利害兩字。原是相對的。義利兩字。亦原是相對的。故利中必有害。義中必有利。乃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同上

天地間只有理欲二途。從天理上發。雖人欲上事。亦理也。從人欲上發。雖天理上事。亦欲也。故孟子告君。不禁他欲。只從他念頭上。分別一個義利公私。蓋未有心正而事不正者。此大臣格心之功也。○鴻雁麋鹿。君子之所有。只是賢者樂。不賢者不樂。何者。賢者之心公於人。不賢者之心私於己也。樂不樂在心。不在鴻雁麋鹿。惠王但當自慙其心之不如賢君。不必以鴻雁麋鹿為慙也。蓋世未有絕物而可以言心者。惠王若能存其心。則

鴻雁麋鹿之樂。正是他賢處也。而可以為慚乎。然因鴻雁麋鹿而興嘆。亦可驗其良心之不容泯。故孟子因而進之。蓋道心就在人心中。是處便是道心。非有二也。薛畏齋

沼上章

孟子與時君言有二法。有時君以為可。而孟子直以為不可者。如何以利吾國。而曰何必曰利。欲問齊桓晉文之事。而託之以無傳是也。所以嚴其私欲之防於思機之方動而遏之也。有時君疑其不可。而孟子以為可。如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寡人直好世俗之樂。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寡人好勇。曰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寡人好色。曰昔者太王好色是也。不拂其欲。而亦不縱其欲。引而

納之於聖賢之域也。以世俗觀之。利國之問。桓文之問。若無害而可喜者。顧拒之甚嚴。臺池鳥獸。鐘鼓苑囿。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深有妨於治者。顧以為無傷。似非告君之道。自君子觀之。一操一縱。一闔一闢。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事庸君之法。自當如此。漢武曰吾欲云云。此正欲為堯舜之機也。而汲黯乃於廷衆之中。而深發其隱。觸其所忌諱。而遏絕其萌治之善心。忠則有之。而引君之道未盡也。雖然無孟子之才而竊效之。又未有不流於謟且佞者矣。徐儆弦

言利言伯。蔽心之全體。其為蔽也大。好勇好貨好色。蔽心之一隙。其為蔽也小。同上

上只曰賢者亦樂此。中下承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也。文勢甚緊。即將一句翻作兩意。即將他人之語翻作自家機軸。此是文字絕妙處。同上

皆樂在君身。故終至於享其樂。皆亡在民心。故終不能保其存。文王之得其民也。雖上之臺池鳥獸。而民亦加之以美名。桀之失其民也。雖上之身。而民亦欲與之皆亡。此可以觀仁不仁之驗。同上

利國之對。辭嚴義正。法言也。沼上之對。辭達意婉。巽言也。法言而不能改。巽言而不能繹。則亦末如之何矣。同上

寡人之於國章

盡心焉耳矣一句。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全今無施爲。只是一箇盡心。便是

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何可遂望民之加多也 徐倣弦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此古人井田之法設為大較如是中間纖悉委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在後世決不可行緣此等法與封建學校選舉兵制一齊貫串舉則皆舉必有古聖賢萬物一體胸次又終身久於其職方幹濟得來罷侯置守之後官無久任而一體之學亡痛痒又不甚切已當使誰為之故趨時達變反不若柳子厚蘇明允葉水心馬貴與之言為不迂也 同上

聖王之治天下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民士農工賈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病醫藥其死葬埋祭祀故孟子論王道始終不外農桑田宅魚鱉雞豚

狗彘之間，養生喪死庠序孝弟之際，非有空虛無據之理，高遠難行之事，所以為聖賢有用之實學也。同上

人死則曰非我也，人死二字中，消耗了許多百姓，所以民不加多哉。也二字，便與河內凶河東凶二句相應。同上

承教章

天地之間人為貴，曰率獸而食人也，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人不可象而用之，況可飢而死之乎，又況可率獸而食人乎，此是孟子深文手段，亦是文字妙處，曰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此是發梁王惻隱之真機也，言至於此，為人上者可以警心而惕息矣。徐儆弦

孟子於齊宣，一相見，便將他一點愛牛之心提醒，於梁惠，一相

見。便將許多說話。提醒他一點不忍人之心。此是行不忍人之政的根子。故每惓惓若此。苟無是心。則雖有施為。皆是徒法。何足以語於治哉。同上

晉國章

當時七國之君。專事富強。以為不嚴刑。則無以約束其民之筋力。而使之至於強。不厚斂。則無以充實其國之倉廩。而使之至於富。夫是以虐用其民而莫之顧也。孟子一開口。便道着省刑罰薄稅斂。是其所言。每每與戰國策士相反。然至於深耕易耨則富亦在其中。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制挺以撻秦楚。是強又未嘗不在也。 徐傚弦

梁襄王章

此是有宇宙以來世代所以興亡一大機括自古來未有嗜殺之君能得天下者亦未有不嗜殺人之君不得天下者以天心言之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使司牧之以不失其性豈肯舉元元之命而投之於敲朴者之手也以人心言之戴之爲君將以祈全其性命而已網罟陷阱之區鳥獸且知避之靈而爲人豈不如物人方嗜殺我乃相率而歸之天下寧有是理耶然秦法如秋荼而卒并吞六國混一宇內豈孟子之言有不驗哉以勢刼之不能再世卒之得天下者除秦苛法之沛公也孟子之言於此益驗徐儆弦

齊桓晉文章

孟子此章反覆攻擊細看來俱是一難一解百姓皆以王爲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此是一段發難語。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此是解上一段之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又是一段發難語。蓋亦反其本矣。與則盍反其本矣。此又是解上一段之難。總而言之。第一段發難。是欲王之察識是心也。第二段發難。是欲王之擴充是心也。第三段發難。是欲王之作用是心也。

人之所以一體萬物。兼濟四海者。惟此心而已。人患無一點不忍之心。既有此心。則天下更有何事難做。更有何物不在吾之度內。然這一點不忍之心。觸物而見。端倪甚微。推而行之。功用甚大。其端微。故非察識之智者不能明。其用大。故非有擴充之功者不能盡。孟子此章。反覆詰難。無非欲齊王推是心以及天

下而已。一開口時。便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乃是孟子於利欲叢中揭出一點真心。以示齊王。齊王不能察識此心。乃曰是誠何心哉。是自有而自昧之也。及孟子告之以見牛未見羊。以激發其不忍之心。遂不覺前日之心。戚戚萌動。而又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則是雖真心而於所以推廣是心處。尚未之解。故孟子又告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正言心之所以合於王也。然齊王雖識真心。孟子雖告之以推廣之術。而齊王所以終不能作用是心者。則以其心為物欲之所蔽也。故孟子又告之曰。心為甚。王請度之。繼而曰然後快於心與。此又是齊王妄心。孟子故即是以啟發其真心也。至於兩反其本。而是心之足王。有明驗矣。

此篇文字。如老衲談禪。機鋒錯出。曰是心足以王矣。是直指真心。曰是誠何心哉。是因真起妄。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是真心現前。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真妄錯起。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即妄顯真。曰物皆然。心為甚。是真妄交際。曰然後快於心與。是狥妄喪真。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是從妄心生來。曰反其本矣。是從真心發出。夫佛氏設心。皆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而孟子此章。盡藏機軸。則文字之妙。信莫有過於此者也。昔人有曰。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予亦曰。不如看一篇孟子。

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弄處。亦一篇

中之機關也。

無以則王乎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王字首尾相應。此是

文字機軸。

說了是心足以王矣。即從是心中生出一箇愛字。又生出一箇

不忍字。首尾兩端。使齊王自信自疑。尋自家心事不着。然後替

他啟發真心。使之自悟。真是凌駕手段。通章骨子。都在是心足

以王一句。既以愛與不忍雜之。又以不忍於牛而不能不忍於

羊難之。反覆詰難。皆欲王察識而得其本心。而王困於攻擊之

驟。惘然自失。不能反本。而甘自誣伏。孟子乃又為之多方出脫。

稱之曰仁術。曉之曰見牛未見羊。以時天資暗合之兒。而深嘉

過獎。與君子遠庖廚之意同科。使本心復萌。慘〻觳觫光景宛

然畢露。而是心足以王之意。因此可以尋其源。此孟子善於開導之妙機也。

呂東萊曰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孟子儆宣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儆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正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萌。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人之欲心。最不可長。況人君乎。薛敬軒曰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僅得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數萬人之命也。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後必有災。卻根着盡心力而為之。此句甚有味。蓋推吾之心力。

既盡於彼。則此一點愛牛的本心。索然消盡。全是要做快於心的事。安得無後災。

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此欲字。欲在於己。仕者欲立其朝。耕者欲耕其野。商賈欲藏其市。行旅欲出其塗。疾其君者欲為之赴愬。此欲字。欲在於民。欲在己者。我有是心。而不可必得。欲在民者。我無心。而民自不能舍之而他往矣。求大欲者。其於欲之所在。可不審諸。王笑節以後。凡欲字。皆自大欲字生來。大欲字。又自前愛字生來。愛字又自不忍字生來。此是文字根源。不可不知。

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樂歲凶年。飽而免於死亡。故曰恒產。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有五畝之宅一條。孟子一生施為。只有些子本

事。及告滕文。又只從五畝之宅一件事內。提出一說。却云此其大畧也。可見孟子當時。只是說得梗槩。若有權柄在手。更當自別。以上俱徐敬弦

好樂章

初只說一箇好樂。却將一件化作兩件。曰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又將兩件併作一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是文字妙處。

好世俗之樂。本是好玩戲。孟子却反說要好得甚。此極可駭。齊王問如何是甚。孟子却將兩項人情同然處問王。王既曉得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為甚。則既得人之真情。便好與之言樂了。故言鼓樂田獵而人喜之。是不但獨樂而

能與人與衆者也。自家見百姓如此。豈不轉加快活。這是好之甚。孟子言語。每每放到極險處。因有與民同樂做骨子。一救使轉。眞是取日虞淵手段。然亦帶戰國策士氣習。

曰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亦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是有意思在。

以上俱徐儆弦

問囿章

孟子將一箇七十里之囿。說却小了。又將一箇四十里之囿。說做大的。是甚麽手段。然却有箇理在。蓋以文王而有七十里之囿。豈是不大。然以一國之民。而共七十里之囿。民惟恐其囿之不大也。故曰民以爲小也。以齊國而有四十里之囿。豈爲過制。

然於一國之中。而設四十里之阱。民惟恐其避之不遠也。故曰民以爲大也。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此是孟子深文手段。徐敬注

率獸食人。孟子猶特言以甚惠王之罪。尚未真也。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視人反麋鹿之不若。其罪大矣。同上

交鄰章

此章即是智仁勇三字。然文字却叙得甚變。

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不曾教你去強者凌弱者。大者欺小者。此即是天之所在也。仁者有見於此。渾然與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鄰國之民不獲其所。猶吾民之不獲也。視其君之能仁其民。猶吾之仁之也。不復

知有大小強弱之迹。此所以為樂天也。
纔說事大事小。便說到伐密伐紂來。既伐其鄰。又伐其君。便與交鄰說話。畧不相涉了。不知此是孟子當時做事業的底本。使孟子有權柄在手。把戰國世界。掀翻一做。便將這幾件事。都做出來了。所以惓惓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者。以有此許多大手段在。
既曰事大事小。又何以伐密伐紂。既云伐密伐紂。又何以事大事小。蓋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思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而反為不仁。智必受辱於己。而反為不知。故成湯事葛而征葛。句踐事吳而謀吳。則勇者。又所以濟其仁智之不及

者也。以上俱徐儆弦

雪宮章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此文勢凡四轉。直從人君待賢處。轉到人君不恤民上去。甚爲遒緊。徐儆弦

巡狩述職。無非事者。省耕省斂。以休以助。是爲民也。師行糧食一節。便是不爲事不爲民的樣子。至末節却云蓋徵招角招是也。便點出爲事爲民意。與前面相照應。此是文字暗藏機軸妙處。同上

其詩曰畜君何尤。言畜君而不爲君之所尤。以爲君悅其臣之意。孟子補之曰。畜君者好君也。言晏子之心。出於愛君。似爲臣

悦其君之意也此亦是作文家法也 同上

明堂章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征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 徐儆弦

文王治岐一節是從正道上說如兵家之用正也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二節是從別道上說歸正道也如兵家之用奇也 同上

湯放桀章

虞夏以前未聞放伐之事而湯武行之夫子以文王為至德以武王為未盡善而於春秋一書尤致嚴於弑君之罪未聞有殘賊之稱而孟子言之湯武直是敢做孟子直是敢說 徐儆弦

仁義者人之心殘賊去了心更無與人同處故曰獨夫 薛畏齋

齊人伐燕章

齊王之意欲取燕孟子說取不取由爾不得今日但要捄民爲主取不當以取燕爲心也 薛畏齋

救燕章

誅其君弔其民此是爲政於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是畏人的根子 徐儆弦

王速出令一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孟子之為齊王謀都可謂切至。同上

鄒與魯鬨章

兩節對看。即見出乎爾反乎爾之意。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却說民之死於凶年者不知幾千人。爾三十三人當甚事。穆公說百姓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却說你當時亦曾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今日正是報還你前日的。如此則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不煩費詞而自明白矣。徐傲弦

築薛章

孟子告齊梁之君。是何等大話。告滕却只是勸他為善。又以後來事寬慰他。又說不敢必。皆無可奈何之辭。其實句句皆是實事。無一毫迂濶。此皆所以為孟子也。徐傲弦

竭力章

當時為文公計。死守是第一着。遷國是第二着。孟子於文公初問。即告以死守一着。於再問始告以遷國一着。至於三問。乃并二者告之。乃先之以遷國而終之以死守。則其意未嘗不在於死守。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徐傚弦

魯平公章

晏嬰之沮張子以為命。借晏嬰也。臧倉之譖。孟子以為天。外臧倉也。徐傚弦

當路於齊章

齊桓晉文之事。管仲晏子之功。皆當時之所歆羨而愛慕之者。故齊宣則曰可得聞。公孫丑則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敢必之

評。徐傚弦、

曾西註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同上

以齊顯而後天下知齊。以齊伯而後天下尊齊。以齊王而後天下一於齊。知此則可以論功烈。同上

董厚齋曰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之心不衰。考之商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仇民。民不敢有忿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焉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同上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文一節生一節自北宮黝節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是從不動心生來自不得於言至必從吾言矣是從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生來自子貢問於孔子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又是從夫子既聖矣乎生來前面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此一節驟看似冷細看起來却是一章骨子說了一箇孟賁後面却數出北宮黝孟施舍子襄曾子一項人來此是一比事說了一箇告子後面却數出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子夏子游子張伯夷伊尹孔子一項人來此是一比事前面終之以曾子畧見學問源頭然終非其所願學後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願學則孟子隱然以孔子之道自任矣

如此則遠邁百王高出羣聖亦在於此而又何有於卿相之位伯王之業哉 徐儆菴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同上

義本是發強剛毅的道本是盛大流行的以此氣之至大至剛合之如何不相配此亦是形容氣之浩然也大抵至大二節俱是把一箇浩然之氣形狀出來筆端真會描寫集義最難如何謂之集今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湊合非一頓可成也如何謂之襲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

美飾於外亦謂之襲。言其專事掩恥。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生之生。得氣而自滋也。取者。如取求攜得之恥。舉手而可得也。蓋子此等處字義。甚是下得精切。同上

集義所生。其氣堅強舒展。而有從容之風。助之長者。其氣張皇急躁。而無悠遠之味。有雞抱卵。真得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法。到時候。便生雛子出來。如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使壞了雛子。又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起。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煉得成丹。孟子集義節度亦如此。同上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

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同上

陽明先生曰。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纔著意便是助。纔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必去有事上用功。而

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去做箇勿助。济济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沉空守寂的人。纔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同上

動心者。氣也。孟子之不動心。養氣者也。如馬調習之久。而受啣勒。與啣勒相安者也。告子之不動心。制氣者也。如馬之畏箠楚而受啣勒。不與啣勒相安者也。人之良心皆同。只是氣稟不同。難於調治者。古聖王教人。欲使人皆復其良心。故十五而入大

學。三十而娶。四十而仕。中間有二十五年調習氣稟之功。即孟子之所謂養氣也。孔門教人。如克復敬恕。隨才成就。各自不同。總是調習其氣稟。雖孔子亦是如此用功。故云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只這箇教法。大聖大賢皆出其中。蓋古之聖王。算定人的氣稟千萬不同。要許多時磨鍊消融。纔得渾化而為義理。故雖孔孟亦須以四十年為期。到此則理氣合一。從中而達。莫知其然而然。若告子只降伏定這氣。外面襲取箇道理來。與聖賢之不動心亦畧相似。然把人之良心都蔽塞。正氣都壓死了。譬如揠苗為長而槁速矣。故古人之制。要先也先不得。所以聖人論王道。亦有三年必世之論。若伯者功業。可以朝夕見效。何消如此。孟子之學王道也。如告子之學。必流而為伯。故

其學最爲害道。薛畏齋

吾人要得不動心，須從動心忍性之功做來。蓋動而後能不動者也。告子先孟子，只爲少那一段動心之功故也。同上

得於心者，理得於心也。自然而然，無待勉強，如孔子之所謂察其所安者也。所爲善，所由善，不必其心之安，直恁做去，是謂不得於心也。勿求於氣，若此者，就他行事與念頭處看來，直是要做聖賢，雖孔子孟子不過如此，不謂之可不得。然善不由自得，是襲取而爲之也；氣不由養成，是矯揉而用之也。義與心不相屬，氣與義不相安，與孔孟之學養盛自致者，真毫釐千里。故孟子之闢告子，不在他不可處，而在他可處，乃所謂惡似而非者也。同上

氣質原隨天命之性轉，只爲五行之氣不齊，略走作，便了失天

命之性。故聖賢許多功夫。只是治氣。降伏得那血氣定。則天命之性常為主。而所謂志一動氣者可識矣。所以既言持其志。而又曰無暴其氣者。只怕氣一動志故也。蹶趨動心。是暴氣而持志不定之驗。見得志氣不可分開說。持志無暴。亦不可作兩樣看。同上

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謹獨。學問功夫至於謹獨。同上天德王道備矣。更有何事。但不可有取必之心。忘者取必於內者也。助長者取必於外者也。人之學所以不能有事。其病痛只有此兩端。忘如老莊之無為。絕物以求心。近於聖人之無為。然聖人之忘。有事而忘者也。老莊之忘。無事而忘者也。似忘而非忘也。助長如告子之義襲。矯揉以為義。近於聖人之行義。然聖

人之義由心而生者也告子之義由助而得者也似長而非長也孟子闢告子故專就助長處言之其實忘之與助其害道則一同上

不動心是當時學問一箇大題目然忘也能不動助長也能不動如老莊棄絕事物心齋坐忘不以天下事物累其心此忘而不動者也告子襲取助長而不求諸心此助長而不動者也有事之學忘而不忘長而不助正與二氏相反同上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聖人之心也得百里之地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人信其心也堯舜孔子自信其心人亦信其心吾人之心但到可信處便是聖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喜之以其可進於聖也同上

假仁章

王者念頭到處。人便服。故云無不服。 薛畏齋

人皆有不忍章

孟子善開發人心。如乍見孺子一節。與一簞食一節。直從人欲橫流中。揭出一箇真心出來。示人。讀乍見孺子一節。便見惻隱之心。使人有戚戚心動處。讀一簞食一節。便見羞惡之心。使人有憤懣不平意。此真是好手段。 徐敬弦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沒開口處。及天地既分。人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然已生。其實即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本體。便有發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多無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

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危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考亭詩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細玩諸句。便見端字深義矣。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一團是生機。何如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

下如運掌。便為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
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
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輒應。那有毫髮
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
轉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
便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想元。轉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
想元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
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故曰治天下可得於掌上。夫不忍於不
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
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
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

以為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也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自菲薄哉而謂己不聖人若也且如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也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也有四端奈何以有此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惡名激他也夫賊其身賊其君便是盜跖聞賊名也不甘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孟子無奈戰國人麻木偏說得痛的、底直是令人墮淚我輩猶然信不及豈惟孤負先言亦、乃辱末自己也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黨失所者又全

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燃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海。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既知之時。全體現處。豈不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別。隔於一知耳。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設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擴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特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

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能為保。保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奇。至龐氏拾柴貿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淚。予視一客。其客取淚而笑。蓋其術也。余曰。你不須術。孟子所謂苟能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鮫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而又戀乎。予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者。這便是不保妻子的心。這不保妻子的心。不是別心。就是先間閒龐氏事而出淚者。使而聖人。又使而下愚。下愚聖人。信不隔一條綫也。可哀可憐。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反乎其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乃有謂孟子不能王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袁

矢人章

孟子亦多說術。如曰仁術。曰術知。曰教亦多術。曰術不可不慎。可見不學無術。終濟得甚事。徐儆弦

善與人同說

舜居深山之中。無異山樊野人。此殆非以跡論。即以心論。舜之心何心乎。渾然一太樸耳。彼其純白中。無機械。全忘天壤。下色色與我心通而為一。不自殊別。麋鹿可狎耦以游。鳥巢可攀緣以窺。丈豕可呼召以來。槁梧之枝可倚坐而瞑。他山之石可砥礪而究。無思也。無為也。聰明退藏。湛空無倪。如此乃可謂之寂然不動。天下之至定。定故廓然而能虛。虛則洞然其自達。一善言。一善行。纖微並湊。誰非神機所徹。何待遲疑。故云決江注河

者。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說也。蓋聖人心體。原與山樊野人一般。野人渾沌不分也。聖人也是渾沌不分。野人無先入成心。聖人愈無先入成心。所以能看得善是六塵間公物。是則共是。非則共非。可則同以為可。不可則同以為不可。無人無我。無智無愚。無所不通。無所不合。無已可舍。無人可從。取亦與。與亦取。如汲水江河。可挹可濟。渾作一團物。彼耕(稼)陶漁之知。深山之人乎。取之耕稼者之言之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取之陶漁者之言之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其心渾似野人無偽之心。其言渾似野人朴直之言。其行渾似野人率真之行。不用多設。不消文飾。即此便是天下公理。萬世公論。故可與共肝膽。通慮體。商事宜。詳可否。大都撤形則見心。祛私則見理。去偏

則見全。忘爾我則六合原是一家物。夫一事也。若合野人千萬心千萬口。必然有餘於聖人一耳目心思之加。何曾見己之不足。他家之物。便是我家所有。舜又能合千萬心千萬口。翕受采取。細細參裁。以共成天下之務。又必然有餘於衆心衆口獨至偏能者之所不及。何曾見人之有餘。我家所用。當原只是別家物。如大江大河。力大源長。吞吐天下名川。及其千流萬派。注而往歸焉。江河浩浩。豈復見群流之助也哉。舜在山中。便已萬物同體。具有君相天下之量矣。及其出山後。不必自用一己才加明四目。廣天下之見。達四聰。廓天下之聞。闢四門。招天下之賢才。無所不問。稱好問。無所不察。稱好察。無所不茹納。故常有隱微。以不盡天下之情。無所不敷施。故時有顯揚。以鼓舞天下之

志。一片心腸只在樂善上用。其收之也。盡天下之衆思其集之也。竭臣人之衆知於是以吾澄寧渾樸心。持衡兩間虛懷而表之。或並用。或單用。或合用。或分用。或裁割幅式。補短截長。如縫人用帛。或自執規繩。大棟小櫟。如匠氏用材。或先本後標。或先粗後精。酌方準效。如醫師用藥。或潛神密畫。馭才使能。如大將用兵。或神遊意輸。百美畫錦。如我輩用墳典。惟其持此中於兩端。必竭之嘖。色色見寶。八珍羅列。在吾所用。舜之真聰明真濬哲。全注在毫芒定奪之間。微乎微乎。此處妙不可言。所謂道心惟微。允執厥中。而天下治之心印也。舜自居深山。與河濱歷山雷澤諸馮負夏之田夫野豎。酣暢夷由。各盡其情。己自心事洞達。婦人小子。無不知名。一出登朝。與九官十二牧。詢事考言都

俞堂望。拜稽交讓。各殫乃心。光明樂易。令人人自奮於功勛。如
在春風化日。總之至定至虛。太樸不二之真心耳。此外無役御。
無殊異也。蓋代言人人可為舜。顧代言有為亦若是。今欲為舜。
豈難知乎。心靈一擲。好樣相同。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離之則愚。
合之則聖。去機詐。捐城府。撤私邪。屏偏黨。以其空空洞洞之心。
下徹四海九州。無詐欺之野人田父。凡其言可行者。皆今日宜
行。久不行也。凡其言不可行者。皆今日宜去。久不去也。茅茨短
襦。若野而真。與天上五雲。若明而晴。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千古世
界。如是而已。古之耕莘釣渭。築巖隱屠者。豈別有殊奇。善與人
同。不改山中之素心耳。山中人侍言之善。可當廊廟。素心赤誠。
不渝舊操。將精誠並流。天地鬼神。無拂拱嚮。即于羽可格。而簫

韶可儀也 沈長水

朝王章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這不敢是下之人不敢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這不敢是上之人不敢也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 徐敬庵

平陸章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停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為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為矣語法了而不了真有雋永意味在 徐敬庵

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而一時賢臣又有能斡旋其間

若鮮于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卲雍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於法而一諉之不得為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卿民亦何賴於爾哉　同上

沈同章

前一節有仕於此一段是議賞事所以明燕之可伐後一節今有殺人者一段是議刑事所以明齊之不當伐燕夫燕之與國齊之伐燕均為得罪於天一箇是妄干天命一箇是僭行天討非堯舜而行揖遜之事故有可伐之罪而亡非湯武而興征伐之師故有必敗之勢而畔　徐儆註

燕人畔章

人之過。誰是該有的。孟子卻說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語自來無人敢道。道得有力量。然只可以語聖人。不可以語常人。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等處者。若只循循然無過無失。則亦不足謂之聖人矣。 徐儆弦

居休章

公孫丑一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徐儆弦

性善章

衆人皆不知疑。而世子獨知疑。亦好。然孟子既爲之解。卻須篤信不疑方好。今之學者。有志欲學聖賢。而終身持不決之疑。又

有胸中若兩人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有羞惡之心者此等意思皆須剗去方有進向處 徐儆錄

夫道一而已矣此是萬世理學宗旨滿世人只管道長道短道是道非都說得支離了孟子所以說箇道一其實道理只是如此近來講學者雖曉得此箇道理然却講向圓融渾同處去了縱說得極玄極妙而於道一宗旨間隔霄壤何啻一膜哉曰孟子之所謂道一畢竟與莊生之所謂齊物論何如曰道一者道自然一也孟子非強一之也齊物論者物論自然不齊莊子欲強齊之也此所以不同 同上

喪禮章

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見先王全經。然其學本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略。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徐儆弦

問為國章

孟子此篇前面文公問為國一段。如綦譜一般。其體面。後面畢

戰問井地一段。如下某一般。其體分雖截然分為兩段。而大勢聯絡錯綜照應。甚是周密。前面有文公問為國。後面有畢戰問井地。至末却結之曰則在君與子矣。此是淒應前後兩段。且前段亦以新子之國。一國字又與問為國國字相照應。後段則在君與子矣。又與子之君一句相照應。將行仁政。與前段焉有仁人相對者。暴君汙吏。與前段賢君相對者。恭儉二字。是禮下取民的根子。禮下取民。是分田制祿的根子。夏后二節言取民。夫世祿一節言制祿。而又徵之以助法之當行。文甚錯綜。後段曰井地曰穀祿曰分田制祿曰治野人曰養君子曰圭田曰餘夫之田。皆是與禮下取民有制相照應。觀此一章。不惟可以識治道。亦可以知作文之法。 陳敬彩

原缺

賊子懼。是孔子猶以一人之加挽回一世之亂。而能使之至於懼也。至於孟子時。則既無權柄。又人不信他。連書也作不成。只是口說。蓋吾為此懼。即孔子懼之懼。而未見其有楊墨之徒。如亂賊之懼者。所以一人之加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是孟子之所處。豈不更難於孔子哉。 徐傚註

愚謂生民以來。自太古至五帝是一截。堯舜至戰國是一截。秦始皇至今日是一截。孟子孰知其身而後。又更一翻天下哉。同上

有天道。有王法。道有是非。法有賞罰。以道而是非天下。天子為之。匹夫亦得為之。以法而賞罰天下。惟天子得為之。匹夫不得而與焉。孔子以天道是非之公。而是非乎春秋之事。是者固所

當賞。而孔子未嘗賞之。非者固所當罰。而孔子未嘗罰之。又何有於僭哉。孟子但曰春秋天子之事。未嘗曰天子之權也。事字權字。亦當有辨。如敎典庸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為之。盡此典禮者。即為德。背此典禮者。即為罪。命之討之。此天子之權也。匹夫不得以執天子之權而命討之。雖不得以權而命討之。但以道而是非之。豈必孔子而後可。凡知有是非之真。而能著是非之論者。即士庶人為之。亦天子之所不禁也。何也。此事也。非權也。然則孔子作春秋。亦行其事耳。何嘗執其權哉。又何必以魯與周曲為之辭。然後見孔子之不僭哉。同上

禹周公皆有權柄在手。故水之逆行。禹惟承堯命治之而已矣。紂之橫行。周公惟相武王誅之而已矣。孔孟固無權柄在手。故

於亂賊之肆志楊墨之塞道特下一懼字見無奈之何惟有懼
而已矣然禹為堯使周公為武相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
若世有亂賊世有楊墨何與於孔孟而孔孟為之懼也韓子所
謂聖人畏天命悲人窮者於此可見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
身擔當世界識為此也 同上

開先聖仁義之道塞楊墨異端之源使人心曉然不為所惑夫
人心是箇根本萬事萬化皆從心中流出有邪說一蠱其心則
大綱小節相因壞了此理之必然者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味此一句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辯常人安
得以好辯目之 同上

其始也孔子懼作春秋其終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於孔

子之懼見世之一亂。於亂臣賊子懼見世之一治。同上
春秋誅首惡。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此義行而為惡者孤矣。孟
子闢邪說。其意尤望於同距之徒。此義行而闢邪者衆矣。若無
孟子。真 服左袵而言侏離。同上
朱子曰。此段正好看見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
其所以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樣大力量。恰如
天地有缺斷處。得聖賢出來補。教他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
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真有闔闢乾坤之功。同上

楊氏為我四句

聖人為我。楊氏亦為我。但有公我有私我。聖人所為者。天地萬
物公共之我。聖人以一體為心。不忍斯民之無知。視天下無一

物非我故出而為之君臣以治教之必使人人各得其所而後吾心始慰吾身始安故為仁者所以為我也楊朱但知愛惜精神而於一身之外與我不相和則其所為者特軀殼之我而已君臣之義於何而立故楊氏之道無君之道也聖人兼愛墨氏亦兼愛但有公愛有私愛聖人之愛由吾心而擴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為之等即為之條教使人人得以擴其良心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不假遠求而愛無不遍故各致其愛者乃所以成吾之愛聖人不自為也墨子欲以一身勞天下而不求吾心之所安強而行之事事與真心相悖如並耕則君民不安薄葬則父子不安齊債則精粗美惡無辨其所謂愛者是乃私恩小知之愛而非本原致一之愛也父子之親於何而立故墨氏

之道也無父之道也 薛畏齋

陳仲子章

陳仲子所行亦告子楊墨之道也他的廉在外面求不在心上求不是聖賢學性之道所以行不得大概仲子之行決是充不滿的蓋母之食不食兄之室不居世間之人更無有親於母與兄者更有何食可食何居可居所以充不去要充得去須是不食不居如蚓乃可却又無此理他這原頭只是認一廉字差了所以為害也 薛畏齋

道理皆從心出心安則行雖過處亦是道理如父子相隱為直不採兄之惡為仁其心安故也仲子不食母之食兄之居不知他心上如何過得去於此可過則其

夫區

區細行何足言哉　同上

夫蚓一節。明廉須從心出。事物上去求不得。若在事物上求。將以何者為義。何者為不義。如所居之室。知是誰築。所食之粟。知是誰樹。鶃鶃之肉。幸兄之言而哇之也。苟兄不言。則不義之物又喫了。安能一一求伯夷之室而居之。伯夷之粟而食之乎。故就事物上討廉。更討不來。除是不食不居。如邱蚓乃可耳。仲子不得如邱蚓。所以未得為充其操也。　同上

居食二字。是通章骨子。以仲子為巨擘。是揚他。仲子惡能廉。是抑他。是未可知也。又含兩意。此是文字開闔處。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是喚醒。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是結尾。此皆文章妙處。徐儆弦

離婁之明章

此章文體甚整每說一段必有一箇證佐徒善不足以爲政節是證前一段爲高必因邱陵節又是證前一段城郭不完節又是證前一段責難於君節又是證前一段觀每節首必加故曰二字可見 徐儆弦

規矩章

此章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中間却說一箇仁與不仁堯舜是仁的爲堯舜則可以爲後世法幽厲是不仁的爲幽厲則不免爲後世鑒堯舜正與幽厲對看中間引孔子語却是分擔兩頭的 徐儆弦

三代章

天子猶有四海。諸侯猶有社稷。卿大夫猶有宗廟。士庶人所有形得幾何。四體而已。可不畏哉。徐儆弦

天下有道章

於小役大弱役強。見孟子之識時勢。於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見孟子之達國體。徐儆弦

不仁者章

楊朱之泣岐。謂其可以南而可以北也。墨翟之悲絲。謂其可以玄而可以黃也。孺子之歌滄浪。謂其可以清而可以濁也。孺子之歌渾沌未判。孔子感之。而有自取之論。則見解生。而渾沌者鑿矣。吾於是而知孺子之心一而純。聖人之心靈而應。徐儆弦

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言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下一斯字。便生許多見解。同上

男女授受章

經從權出。權不與經對。權也者。所以權而之經者也。如當男女授受之時。則不親授受為經。至於嫂溺之時。則手援為經。而不親授非經矣。此等處在吾心權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則權處乃所以為經常之道。若當嫂溺之時。而守授受不親之理。則吾心死了。畧無權變。不可以為經。乃所謂執一。楊墨子莫與陳仲子之廉。皆執一之道。不得謂之中。以其無權也。故曰經生於權。權不與經對也。薛畏齋

人不足與適章

上一章言事親養志。此章言事君格心。古之大孝大忠。皆於本

原綱領之地加之意而初不拘〻於儀文節目之間也 徐儆弦

舜不告而娶節

瞽瞍私心不欲舜娶公心却欲舜娶舜不告而娶猶所謂善繼善述不可以尋常淺近看也 薛畏齋

仁之實章

實者無虛假之謂事親之心是仁之無虛假處從兄之心是義之無虛假處如孩提之童皆知愛親敬長那有虛假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在此從此推之而仁義不勝用矣豈惟仁義之實在此這箇念頭人〻明白人〻不少便是知之無虛假處有此念頭而節文自生條理不亂這便是禮之無虛假處這箇念頭無少乖戾自根心生也不能自已至於手舞足蹈而不

自知。這便是樂之無虛假處。得其實。則其用不差。故堯舜之道。
只是孝弟而已矣。薛畏齋

天下大悅章

不順親不可以得親。不能為子。不可以為人。順親者。得親之本。
為子者。為人之道也。順親無他。盡事親之道而已。盡事親之道
無他。盡吾心而已。吾心盡而親心悅。親心悅而天下化。有以動
其心也。親心悅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心動而理得也。這箇孝
服勞奉養上求不得。所以為大孝也。薛畏齋
舜要盡箇為子的道理。就要做那順親的事業。許多精神。都在
那順字上。雖瞽瞍不順道理的人。至是亦厎豫焉。可見舜有無
限精神意氣。把瞽瞍一副心性。都換過了。雖未敢言與道為一。

然較之前日欲殺舜氣象何啻霄壤　徐傚弦

君之視臣章

腹心手足是一體犬馬土芥是物國人寇讎是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已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纔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纔如寇讎可見君施一分好則臣報十分君施十分不好則臣報一分非所謂國士遇我即以國士報之者也如此則為君者尚何憚而不厚施於其臣也哉

徐傚弦

中也養不中章

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譬如養花木一般栽培之灌溉之蒔之若子置之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所以欣欣向榮

也。樂字正從養字中來。亦有欣欣向榮之意。惟其養。故樂從生焉。國語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也。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辛苦艱難。而不相有融洽條暢之意。縱有所就。亦安能至於樂哉。譬之植草木者。愛之太深。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焉。其有不至於枯瘁者幾希矣。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亦非純是不教誨也。凡人之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為中為才。但或急迫求之而不顧其安。至於責效之不遂。又遽絕之。而不能終其教。此即是棄之矣。夫為子弟者。而不幸父兄之教。固是不中不才。若為父兄者。而不能教其子弟。是亦不可謂之中才也。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徐倣 跋